

■家庭相册

爷爷进城记

□田一笑 文/图



爷爷最近好像有点喜欢在城里住了，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，他总说住28层就像监狱，上不来下不去，可这次他住了整整半个月。

不仅是尝试着接受电梯，爷爷也开始学着玩智能手机了，他有点着急，但耐心十足，有什么不懂的都会跑到我的身边，缠着让我教他。有时我在忙工作，让他等一下，他会就近找个地方坐下，盯着手机蓝色的壁纸，干枯的手指不时地滑动屏幕，静静等我忙完，那姿态就像个认真听讲的学生。我知道，爷爷其实是想融进我们的世界。

听父亲说，爷爷年轻时是个木匠，经常在外做工，很少回家。老了之后，就再没离开过村子，帮着奶奶一起种地，虽然爷爷不说，但我们都知道，其实他是想补偿奶奶，这些年她拉扯大四个孩子很辛苦。

好在，孩子都长大了，各个成了家，工作也还顺心。老两口也不种地了，把家里的土胚房推翻，盖起了两层小洋楼，开始颐养天年。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，奶奶却在今年离开了，丧事办完悲伤仍在空气中弥漫，孩子们却不得不踏上回程，他们要工作了。一辆辆车子开走后，路边只剩下一个微微驼背的苍老身影，一只狗，和三五只鸡。

爷爷这些年没做过饭，在外做工有盒饭，回家有奶奶。如今，一切都要从头学起。“我先把面条放进锅里，然后烧开水倒进去，水不倒多刚好淹住面条，然后开火煮饭。”爷爷一边跟我描述，一边害羞却又欣慰的笑着，脸上的皱纹随着笑声挤到了一起，然后又松开。他很喜悦自

己成功学会了一项技能。“对了，酒我可没多喝，一次就小半杯。”爷爷补充道。

爷爷很喜欢喝酒，家里人担心他在家一个人喝多，就劝他适量饮酒。其实，大家都希望他能进城跟我们住一起，不过老头的倔脾气上来了，谁也劝不动，“我走了，家里的狗和鸡咋办！”

这次，爷爷进城了。他听说我给他买了几斤好酒，准备过来尝尝。可一场突如其来感冒毁掉了他的计划，他不得不选择吃药输水。在他不去诊所的日子，我时常带他出去逛逛，试图让他喜欢上城里的生活，他也很顺从，跟着我东跑西跑，过马路也会听话地牵起我的手。有一次，穿过马路后，他紧紧攥住我的手不愿松开，似是想起了什么开心的事情，笑得合不拢嘴，他一边挥舞着另一只胳膊，一边说：

“你小时候有一次哭的可厉害了，你爸妈都哄不住，我把你抱到外面说，看啊这有只鸟，你看着看着就不哭了，嘿。”

爷爷病好了，智能手机也学的差不多了，他很满意这趟出来的收获，于是他拿起那壶好酒，对我们说：“我得走了，再不回去鸡和狗估计都要饿坏了。”看着他推门离去，我无奈地笑了笑，嘿，这个倔老头。

这就是我的爷爷，我是他的长孙。我时刻提醒自己，要记着他，像朋友一样时刻跟他聊天；要尊敬他，像包容别人一样包容他。他想走进我的世界，我就打开大门，张开怀抱迎着他。他用爱将我抚养长大，我也想用爱将他包围，所以最好的方式，就是像朋友一样跟他说一句：“爷爷，您好！”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

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■图片故事

岁月的痕迹

□许双福 文/图

闲来无事，整理书柜里的相册，看到这张略泛微黄的相片。照片里的人物排列从高到低，煞是有趣。妻子讲，当时她只有一岁，照片里的五个人，都是她的哥哥姐姐，照片是1964年国庆在照相馆拍摄的，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。

妻子讲，那个年代里，照一张照片可不像现在这么容易。一大家子八口人，只有父母二人工作，还要补贴在老家的爷爷、奶奶、姥姥、姥爷，着实难以还原妻夫父母是如何扛下这副重担的。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除了孩子的多少不同，老百姓家庭状况基本一样，多数家庭都一贫如洗，过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日子，吃了上顿想下顿，为解决吃饭问题煞费苦心。衣服也是大的穿了给小的，穿的不能再补了才另做它用。大一点的孩子帮助父母照看弟弟、妹妹，放学后做完作业，便成了小“保姆”。每天稀汤寡水的吃食，不要说营养，只要不饿肚子就是所有家长最大的愿望。可以说，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是前人吃尽了苦头，为后人铺垫了幸福的道路。

大姐照这张相时，快小学毕业了。到了初中毕业，她便当了学兵去了陕西的大荔县的农场，

当时她只有15岁，在农场干了二十多年，组织上考虑她两地分居，将她调回了西安，跟我岳父一个单位，同在单位里的家属区居住。

二姐跟大姐一样，初中毕业去了“三线”当了学兵，后来被分配到了市政府工作，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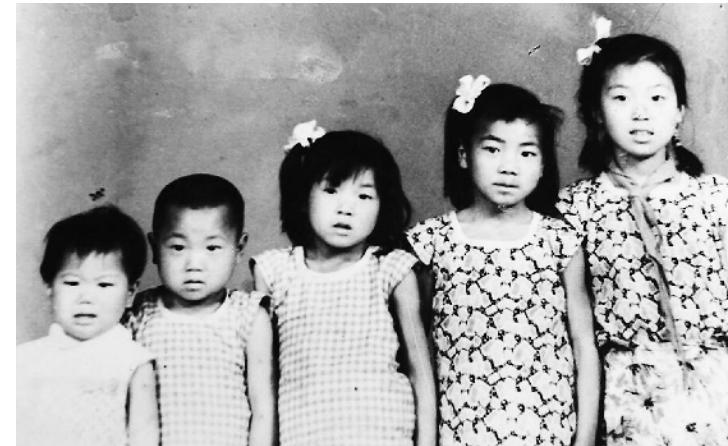
要说大姐和二姐十五六岁便做了学兵，她们当时的思想很是简单，只是为了给父母减轻经济负担，她们离开了家，能自食其力了，父母就轻松了许多，日子会好一些。

三姐、哥哥中学毕业了，此

时的政策是“上山下乡”，他们分别到了各自的知青点。时光进入了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知青返城，三姐被分配到了岳父的单位，哥哥当了兵去了辽宁沈阳，退伍回来，也进了岳父所在的单位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，没有了“学兵”，没有了“上山下乡”之说，小姐和我妻子顶替了岳母岳父的工作，中学毕业便直接进入工厂工作。

看着从高到低的排列，照片里的人谁也不知道自己长大后的生活。波澜起伏的岁月，经历了许多艰苦，经受了太多的磨难。而今，岳父、岳母已相继而去，姊妹六人兜兜转转，最终又都回到了他们的出生地，他们最熟悉的地方，实现了他们心中时时期盼的大团聚。



冯氏三兄妹的家风

□王文静

在中国现代史上，能与绍兴周氏三兄弟——大哥鲁迅（周树人）、二弟周作人、三弟周建人相抗衡的“一门三兄”，大概只有河南唐河祁仪镇的“冯氏三兄妹”——冯友兰、冯景兰和冯沅君了。

提到河南唐河的“冯氏三兄妹”——冯友兰、冯景兰和冯沅君，他们兄妹三个在哲学、文学和在地质学上的贡献，首先离不开冯氏家族百年家学渊源的尊师家风，更离不开母亲吴清芝从幼年到成年，就担负起他们兄妹三人的教育成才家教大责任。

从冯氏三兄妹的祖父开始，冯家在河南唐河县已是有名的书香家庭，特别重视子女们的幼年教育。据大哥冯友兰回忆：“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，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，家里请一个先生，教这些孩子读书。女孩子七岁以后，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，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。”

冯氏三兄妹的祖父冯玉文，平生极其节俭，而为子女“延师训读诚敬尽礼则不惜”，不仅省吃俭用在家中开辟一处作私塾院。为了请来名师，爷爷不惜钱财和精力四处寻访，最

终请来了百里开外新野县的一位举人赵一士。那时的举人社会地位高，为了聘请他，爷爷坐着牛车吱吱嘎嘎，连着跑了几次，终于用诚心打动了赵举人。

冯家给赵举人开出很高的工资，更是把他敬为上宾。每天早上，举人一起床，爷爷冯玉文早就穿戴整齐，到床前恭请，每顿饭都恭请相陪。家里不管来了什么客人，宴请款待时总是请赵举人坐上位。后来就成了冯家的老规矩，冯友兰先生曾经回忆：“延名师，束脩既厚，膳撰亦丰。”每逢过年过节，先生回家，冯家都会奉上节礼钱，恭送其返家。赵举人对此颇受感动，教书尽心尽力，以致冯玉文的三个孩子各个学习刻苦，知识渊博。冯氏三兄妹的父亲老二冯台异，更是先考取举人，后取得进士。

可是父亲在被委派到崇阳县作知县那年的夏天，终因劳累过度而病逝。此时，冯友兰13岁，景兰10岁，女儿只有8岁。这时因为家里请不起教书先生，母亲吴清芝已经在家教了他们兄妹三四年光景。

吴清芝教孩子很有办法。孩子们每背会一册书，她一定

会煮两颗鸡蛋，或拿四枚铜元买来一块五香牛肉，以示奖励。这个办法很管用，两年下来，友兰的《周易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全部“包本”。

母亲吴清芝，性情温和、沉静寡语，很少疾言厉色，但是对孩子从不娇惯。冯淑兰（后来的冯沅君）成年后回忆：母亲对子女管教极严，尤其是读书这方面，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。小时候的淑兰体弱多病，但母亲并不因此放松对她的要求。凡是有母亲在场，小淑兰总是乖乖地捧一本书来读。

丈夫冯台异在崇阳县只做了一年多县令，因病去世后，吴清芝没让自己长时间过度悲伤，坚强的她清醒地意识到，家庭的重担从此就落到了她一个人的身上，她不仅要抚养子女成人，而且还要把他们培养成有用之人，才不辱没冯家的家风。

丈夫离世的这年9月，坚强的吴清芝带着三孤儿扶柩北归。刚到家，就为孩子们延请名师。母亲在这方面出手大方，礼数周到。家庭遭到如此巨大变故，却没让儿女们的读书之事受到影晌。后来，又克服种种困难，送两个儿子进入县立小学读书，为他们提供了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。

“冯氏三兄妹”没有辱没冯氏百年家风，没有辜负母亲吴清芝的厚望，他们都曾考进北京大学，都是留洋的学生，回国后也都在大学担任教授，并在哲学、古典文学方面卓有建树。

